

舍勒的技术价值论

王 飞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 舍勒,对技术进行文化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的第一人。他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考察技术的起源,对技术的价值进行定位,在当时的技术哲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强调技术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呼吁精神技术与物质技术的平衡发展,这在现在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然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背景和作为基本理论假设的精神——冲动二元论又是最值得质疑的。就像他的哲学或更确切地说思想体系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一样,他的技术哲学体系也是很值得探讨和争论的。

关键词: 舍勒;技术的起源;技术的价值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03 - 0075 - 03

舍勒(Max Scheler, 1874 - 1928年),20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家,早期现象学运动中仅次于胡塞尔的第二位的现象学家,是现代价值伦理学的奠基者,也是知识社会学和哲学人类学的主要开创人。其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是:人是什么?人在存在中的地位是什么?他将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方法广泛运用于伦理学、宗教哲学和社会学等,按照生命哲学的方式,把实在看作受本能冲动驱使的人对抵抗的体验。他研究的领域涉及价值伦理学、情感现象学、知识社会学和哲学人类学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韦伯用了一堆名称来为他的学术身份定位还觉得不够:“现象学家、直觉思想家、浪漫的浪漫论者、形而上学家、精神主义者,等等。”^[1]舍勒的技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知识社会学》两本书中。德国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拉普(Friedrich Rapp)在《技术哲学导论》中指出了舍勒的技术哲学思想在技术哲学史上的地位,认为他最先对技术进行了文化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即“研究思想史与现代技术发展的关系,技术在人的自我形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技术对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的意义这样的问题。”^[2]德国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奥德迈耶(Ernst Oldemeyer)在《技术的沉思》一书中,评价舍勒其人及其技术哲学的代表作《知识社会学》一书时说,“舍勒从文化哲学出

发对技术进行了多视野的定位,其涉及到的方面在他那个时代是最多的。”^[3]

舍勒的技术哲学的目标是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者两种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他认为实际生活既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完全依赖于绝对理念的自身逻辑发展;他也不赞成马克思的相反观点,即物质技术对人类精神的绝对决定地位,经济发展对技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主张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发展观。在《知识形式与社会》中舍勒讲,《知识社会学》一书努力的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史的经济主义以及黑格尔和康德的理念与科学的历史观点的片面性和原则上的错误的根本超越”。^[4]它研究的内容是“当代的和人类文明史以来的社会生活中精神 - 理念和欲望 - 现实的决定性的和起作用的因素的共同作用的发展规律”。^[5]它的研究思路是,以文化社会学的分析为基础,从社会学角度对知识进行基本分类,探讨这些知识类型的社会起源以及它们的运动形式。他的文化社会学将现实因素的社会学与理想因素的文化社会学进行区分,并描述了与之相关的理想因素与现实因素作用的秩序法则:历史的发展是现实因素与理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的因素作用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舍勒认为人类的每一个现实行为是由精神和

【收稿日期】 2004 - 11 - 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德国技术哲学发展史”(项目编号 04BZX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 飞(1976 -),女,山东昌邑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

冲动(Drang)同时左右的,“关于人的本能 - 冲动的理论是现实因素的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人的精神理论是为文化社会学所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6]介于文化社会学(上层建筑的社会学)和现实因素的社会学(基础结构的社会学)两极中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过渡状态,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的发展既依赖于经济因素和政治 - 法律因素,同时也受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和理想的制约。这样,舍勒就不仅从现实的经济 - 社会状况中引出技术,而且从形而上学的理想因素和现实因素以及人的精神因素和冲动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技术,从而暗示了技术起源的原始性或先天性,技术的地位 and 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也蕴含其中。

从对孔德的“三阶段法则”理论的批判出发,舍勒指出了技术的起源同宗教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的起源一起具有同时性,而非后起的结果。孔德认为知识的发展遵循由宗教知识向形而上学知识,然后是实证科学知识的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并且前者还是后者的基础。也就是说,三种知识类型是由同一根源在不同阶段发展的不同结果。舍勒明确反对这一观点,认为知识的发生具有同时性而非同一根源。精神因素这里主要是维护和保护群体存在,作为最高的善和惊讶感分别是拯救知识和教养知识产生和永远存在的根源。冲动因素即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个体心理和机体控制是实证科学(效能知识)和技术的源泉。这种控制和支配的冲动与人的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能力,一种在不通过行为试验的情况下就能够适应新的和不具有典型性特征的环境的能力,即“实践性 - 技术性智力”。人的这种基本能力超越了动物的通过“反复试验”进行的本能训练而获得的选择一种行为的能力。孔德显然只看到了人类求知欲的第三种根源,即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心理和机体的控制的冲动,并把它作为唯一根源,因而事实上否认了人与动物的根本性区别。技术、实证科学知识只有与宗教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一起,而非与它自身有关的各种冲动方面的方法一起,才是人所特有的东西,技术和实证科学只不过是“实践性 - 技术性智力”的一种延伸。在这里舍勒既说明了三种知识的各自独立的社会根源,又强调了三种知识根源在人身上的统一。也就是说,唯有三者的统一才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任何单方面的存在都不能说明人之为人的本质。但是我们应当同时认识到,技术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知识或人类能力,虽然与其它两种知识一起同是构成人类本质的要素,但因技术的起源是处于人类精神的最低层次的“冲动因素”,因而事实上技术的地位 and 价值的人类学根源已被含蓄地揭示出来了。

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中,技术在知识形式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被进一步展开。在这本书中,舍勒勾画了一个阶梯进化的人类学说,回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对环境的“抵抗”和反应是人类最低级的、类似于动物的反应能力。这种“抵抗”情绪,本能 - 冲动(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是效能知识(包括技术)的起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精神”本质,它不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不受环境限制的、观念化的本质认识,是精神的基本行为。而导致观念化行为的

则是行为的构造。人具有扬弃的能力,“人是‘能说非也者’,是‘生命的苦行者’。”^[7]通过苦行、压抑、升华,精神获得能量。也就是说:抵抗和控制本能 - 冲动是精神的本质。“于是,‘精神’本质的基本规定便是它的存在的无限制自由——或者说它的存在中心的——与魔力、压力,与对有机物的依赖性的分离性,与‘生命’乃至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即也与它自己的冲动的理智的可分离性。”^[8]把对本能 - 冲动的抵抗和控制定义为精神的本质,这样技术的低等地位就在他的入学思想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从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出发,舍勒重申了在《知识社会学》中指出的,理想因素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法则,反对关于这个世界的绝对不变的自然观点,与此相对,他指出了人为的世界观形式,或者说属于后天习得的世界观形式和知识类型。从人为性程度最低的知识类型开始到技术知识,他划分为七种知识类型:1、作为拯救知识、教养知识、自然知识、历史知识未分化的初步形式的神话和传奇。2、隐含在日常自然语言之一的知识。3、拯救知识。4、神秘知识。5、教养知识。6、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以及人文学科。7、技术知识。这个知识过程是人为性增加的过程,但就其价值而言“只为知识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它也完全不能够和并不存在一个递增的过程。因为知识的归宿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有助于“生成”:最高的所在的或此在的根据的非时间性生成和为了人类的目标对世界实行统治和改造。按照这个目的,他把上面提到的七种知识类型归纳为三种不同形态的知识:拯救知识、教养知识和效能知识(统治知识)。在这三种知识类型中存在着明确的等级秩序,它们构成一个金字塔结构:最底端的是效能知识,中间层的是教养知识,顶端是拯救知识。效能知识(统治知识)是有助于实用地改变世界或有可能改变世界。接着是教养知识,通过它,我们把自己的精神的位格存在和所在扩展和发展成一个小宇宙,并由此至少按其结构性的本质特征,以我们一次性的个性方式,试图分有世界的总体性。最后是拯救知识,通过它我们的位格试图分有最高的存在和事物本身的根据;或者说,我们的位格核心通过最高根据本身获得这种分有,而通过我们的位格核心实现其自身的非进间的生成目标。三种知识不能互相替代,任何一种知识的缺失都会严重损害人类整个文化此在的统一与和谐,严重损害人类肉体和精神本性的统一。三种知识必须相互补充,像上文已提到的那样,舍勒认为只有三种知识相互平衡相互补充,人类文化史才有未来。同时他也表明,三种知识的等级秩序是首先要肯定的,效能知识使控制世界过程成为可能,但是却从未照亮我们的灵魂核心,人作为精神生物仍然处于空虚之中。效能知识必须有助于教养的培养,而教养的培养,也必须从属于拯救知识的观念,并服务于它的最终目标。“因为一切知识最终都来自神性并为了神性。”^[9]这样,把对最高根据本身的分有作为知识体系的最高目标,舍勒就从基督教学思想出发,指出了技术的价值,即技术在人的生存体系中的位置。

三

关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舍勒认为,同技术、实证科学知

识与教养知识和拯救知识是同时产生的一样,技术与科学始终也是同时产生、共同发展的。“各种生产技术的形式和人类(在技术意义上的)工作形式,与实证-科学思想的各种形式是并列存在的。”^[10]它们的产生是同时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存在着可以替代的现象,技术不是“科学的应用”,不是在科学出现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心理和机体控制、支配的意愿既决定了技术的行为,也决定了思想方法和直观方法,以及科学思维的各种目标。同样,也不是由技术方面的“需要”,甚至是经济方面的“需要”规定了科学的发展图式。科学常常在自己特有的一种纯粹逻辑上,发展出各种新的可能性。需要说明的是,他的这一观点是有所指的,即针对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此外,我们所理解的还有,就现代的各种历史过程的进程而言,科学至少时常就像技术先于科学而存在并且刺激科学发展那样,先于技术而存在并且刺激技术的发展——而且,技术绝对不像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只有片面地先于科学而存在并且刺激科学的发展。”^[11]显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误解,这里不再多说。在关于技术与经济的关系上,舍勒也反对经济对于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二者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对事物进行支配的意志、对自然进行控制的意志和人类自由的观念和价值才是对技术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正是与自然界相对的人类权力和人类自由的观念和价值——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功利的观念,使那些拥有‘各种发现和发明’的伟大世纪获得了灵魂。”^[12]经济需要不能作为技术发展的主动力,相反,是技术的发展唤起和导致了各种工业和经济方面的需要。当然他肯定了技术和科学(效能知识)比宗教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对经济有更强的依赖性。

舍勒还强调现代技术与以往技术的明显不同。他讲,现代技术的突出特征是由封建社会的以人为目的的支配意志转向了以对事物的支配为目的的意志。现代技术和实证科学由于一种新的权力冲动形式和人们使这种权力冲动改变方向的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这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冲动的形式和方向,从本质上说是以对人们进行支配为目的。当然,它们也以各种领地和东西为目的,但是,它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为了获得对人们的支配的权力而已。而现代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对自然界进行控制的意志,它不是单纯的以运用事物为目的,它的目标是制造有可能存在的所有机器,从而达到指导和控制自然界的目的。“与此相反,这种新的权力内驱力的形式和方向,适合于人们对各种事物进行生产性转化,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适合于人们所具有的,把各种事物转化为有价值的货物的能力和权力。”^[13]

关于现代技术的价值,从关注人的存在出发,舍勒并不持积极的态度,他的态度勿宁说是批判的:技术的价值“与它们(民族)的灵魂所具有的表达特征背道而驰”^[14],与“文化天职”毫不相关。舍勒论证到,技术科学这一知识类型就自身运动来看总是不断前进,持续不断地跨越可能存在的任何民族,往往出现“全球性”合作。但是舍勒强调,这种进步是目标单一的,对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的心理和机体)的控制,结果只能是技术物的“聚焦”。这种知识运动形式在

各运动阶段的统一性、连续性以及可预见性,在普遍性和有效性方面,确实都超过了其它各种运动形式,但是这种进步是自身相对封闭的,因而并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勿宁说是危险的。可能的超越方式是东西方文化的融汇或者说相互学习,即教养知识、拯救知识和效能知识的协调发展的社会的出现,并且他坚信这样的一个社会将来一定会出现。“我们都拥有下列坚定信念,即在欧洲和北美洲,一个生机勃勃的形而上学和心理技术的时代,很可能随着人们称这为‘现代的、实证的和技术的’时代而出现,同时,在亚洲,一个实证科学和技术的时代,则将会取代这些文化所具有的、具有强烈片面色彩的形而上学时代。”^[15]作为一种开拓性的机构,“欧洲大学”是传播和培养具有这样一种文化知识人才理想模型。

四

舍勒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价值定位,从而勾画了一个以物质技术为基础,以人的精神发展和神性为最终目的的价值体系。如果抛弃他的神学思维特征的话,对我们还是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即他指出效能知识(这里主要是技术)的局限性,即无助于人们精神的生成,只有用教养知识统摄效能知识,用人的精神控制技术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拯救,实现精神技术与物质技术的平衡发展,这无疑是大多数人类思想家共同追求的理想。马克思勾画的未来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是舍勒的这一理想的很好的注解。

舍勒的技术价值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思想影响。同时代的著名技术哲学家、工程学的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德韶尔高度评价了舍勒的技术价值论,并把舍勒视为价值伦理哲学的代表。德韶尔在舍勒的价值体系意义理解技术的价值,把技术视为对世界的改造,对世界进行控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技术思想,从而把技术的真正价值规定为实现或完成价值:即德韶尔认为,技术产品的产生或者说技术物的现实化扩展了人类的经验世界。德韶尔还在舍勒的知识三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技术的道德价值论。德韶尔肯定三种知识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不接受舍勒对技术价值给予的“最低层次”的价值评价,认为技术不像舍勒理解的那样,与人的拯救目标相距如此遥远。德韶尔认为技术是上帝创世的继续。技术具有超常的道德价值,它直接为人的意志自由、人的拯救提供通道。

当然舍勒的技术价值论还有许多不恰当的和有待商榷的问题,比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存在着偏差,没有考虑到马克思强调科学和经济对于技术的优先的决定作用的理论的、社会的和阶级背景,因而他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而对马克思的批判是他哲学的起点,这就使他的哲学在根本上被动摇了。同样地,他的神学目的作为他的价值体系的最高指向,因为塔尖被摧毁了,体系本身也就失去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也将走向崩溃。除了基本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问题外,他的精神——冲动二元论是否可以这样简单地应用于历史事实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理想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区别

并非像他所设想的那么明确;把人类基本欲望的自然发展作为所有文明化进程的基础并没有多大的解释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美]弗林斯·舍勒思想述评[M].王凡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 [2][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刘武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7.
- [3]Christoph Hubig... (Hrsg.). Nachdenken über Technik:

die klassiker der Technik Philosophie [M]. Berlin: Sigma, 2000. 329.

- [4][5]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M]. Bern und München: Francke, 2. Aufl. 1960. 60,60.
- [6][10][11][12][13][14][15][德]马克思·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4、115 - 116、160、158、158、126、178.
- [7][8][9][德]马克思·舍勒.舍勒选集[C].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1343、1331、1348.

(责任编辑 成素梅)